

東光縣志



東光縣志卷十二

光緒十二年重修

雜稽志下

陵墓

唐蘇頲作壙上記褚遂良作鬼冢志猶紀異也若周禮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此則後世志陵墓之嚆矢矣况其勳業德望昭簡冊而繫人心者哉東邑所祠三賢今其墓皆失考殊爲缺憾竊查城東南二十里冢孫家莊北有古冢七座俗稱王墳因思邑人之稱王者惟唐袁公恕已進封南陽郡王所謂王墳或貞烈兆域在此間耶姑錄存疑其他諸墓皆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陵墓

漢 祀於鄉賢者餘不多及志陵墓

竇太后父安成侯墓 在城西北三十里桑家莊南漢

書地理志所云竇氏青山卽此

古冢一座 在城南十五里小屯南俗稱王墳

古冢二座 在城北十二里趙竇家莊南

古冢七座 在城東南二十里冢孫家莊北其土最爲

膏腴農人耕種多拾得古錢其文盡五銖大要漢時冢也俗稱王墳

古冢一座 在城南二十里李快手莊迤北俗稱太子

墳

古冢一座 在土山太子窪俗名太子墳

唐

鄉賢袁恕己墓 失考

宋

王昭遠墓 通志云在縣境今無考

按昭遠乃阜城王繼升之子所謂鐵山者是也

鄉賢劉摯墓 在城南十二里 通志府志同 今失故址

鄉賢張預墓 失考

明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陵墓

二

鄉賢廖紀墓 在馬頭鎮西距城四里許

論祭碑文卿質醕樸操履方嚴早授賢科歷官選部奉常超擢譯教實司卿佐晉遷賢勞茂積繼陞司馬參贊留都遂典銓曹權衡人物忠勤體國南北馳聲宮保載加益隆倚任懇求休退特賜優閑宜享安樂遽聞哀訃追惟往勳實軫朕懷爰勅有司為營葬祭復加美諡用慰卿靈冥漠有知尚其歆服 又卿以耆德舊臣夙著勞績比求致仕遽隔幽冥窀穸倏臨益增悼惜載頒諭祭用篤始終九原有知庶其歆服

鄉賢馬汝松墓 在城南八里馬家橋西

鄉賢王嘉言墓 在馬頭鎮西北距城三里許

薊門成憲撰墓誌萬曆壬寅秋七月某日奉政大夫尚寶司卿王公卒於家越明年癸卯公四子茂槐持其兄植槐所為公狀謁不佞憲乞誌銘不佞與公同舉於鄉同舉於南宮又同讀中秘書誌公

銘公真不佞事因憶往肄館下同饌蓋五人焉一
今少保閣學沈公仲化一通參楊公祖堯一宗伯
學士何公啟圖一公一不佞也通參年五旬卒余
哭之宗伯年六旬卒余又哭之今又哭公則公年
已七旬稱古稀矣公諱嘉言字孔彰別號慎齋世
爲東光人其先有諱貴者孤貧力耕自食貴生紳
紳生信信生畿代有隱德畿卽公父也邑廩生以
公貴加贈尙寶司卿配梁氏加封太宜人有二子
長嘉賓德府典儀正次公公生而哲秀性穎慧異
凡兒四歲贈公口授干文輒成誦甫逾龀能屬對
贈公奇之謂太宜人曰大吾門者必此子也年十
六補博士弟子受尙書學使而峯阮公鑒賞其文
廩之邑亡何贈公卒公哀毀骨立太宜人論之曰
人子當力圖不朽以顯其親何毀瘠爲公奉教葬
贈公以禮不事浮屠士大夫翕然稱之襄事後益
刻勵向學凡三歷寒暑而制科之業成嘉靖戊午
舉順天乙丑舉南宮奉軒對同進士出身以選入
翰林爲庶吉士太宜人聞之蹶然喜復愀然以悲
日嗟乎課兒者誰耶而不食其報也丁卯授浙江
道監察御史會莊皇帝踐祚恩賚贈公如其官母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陵墓

三

梁妻李俱孺人公入西臺以風紀言責爲己任會
華亭與新鄭忤言路左袒華亭排擊紛起新鄭屢
疏求去上不允言者益衆公爲新鄭門人心不能
平而雅不欲爲私阿因上言大臣進退有禮今公
論既未定宜聽其去以全國體他日論定召用未
晚公實爲新鄭解紛而詞頗傷直遂失座師權曰
奈何操戈入我室也乾清坤甯兩宮鼎新上命公
監工作九閱月成賜白金文綺晉秩通政司參議
公力辭詔改尙寶司卿會建儲恩加贈贈公今官
加封母梁太宜人妻李宜人尋奉命册封周藩於
餽遺一無所受事竣便道省親奉觴上太宜人壽
太宜人喜曰今而後而父可光於幽吾亦可榮於
堂矣無何新鄭復相出公知揚之通州公至視民
如子噢咻拊循備至歲大祲捐俸倡賑闕右赴義
得粟五千煮粥食饑者瘟疫作復給醫藥百姓全
活者甚衆尤加意學校或以貧乏請給之不厭問
爲貧生婚娶居通年餘遷同知夔州府府治在蜀
萬山之中稱疲郡公屢任數月聲華藉甚有門役
王庭問者能屬對論令讀書後游庠爲鄉貢士萬
厯改元入司棘闈卷得陳汝學萬選陳成癸未進

士時稱為知人會郡守朝京署府事凡六閱月得
贖銀千金公分毫無所取雲陽蘇氏夫醉而死坐
蘇極刑更二三郡守不自公察其冤力請當道釋
之又嘗視篆瀘州會九絲蠻亂調播州宣慰司兵
討之所過殘害守令莫敢誰何將至瀘瀘人大恐
公下令曰吾在何恐為偵使至郊勞之且贈之詩
曰君才宜佩呂虔刀英邁由來膽氣豪部曲也請
雲烏陣將軍久熟虎龍韜過都電掣青驄馬映日
風吹紅錦袍共說阿蒙嚴號令民間不使犯秋毫
宣慰喜於瀘果無犯三年陞南京戶部湖廣司郎
中未任改禮部儀制司公居儀曹事一切治辦考
最封繼妻宮氏亦宜人因忤尚書潘新昌出知山
東濮州公宦情素薄及載起載躡意益倦太宜人
勉之行抵任視事加意撫恤一如治通時民有貧
不能耕者買牛給之州之重役莫過於走遞馬公
復買馬給之民困以蘇比公解組則未嘗驅一牛
一馬來鄉井也其加意學校一如治通時每立社
課文品其高下於是士若桑正衍周杞田汝成王
九皋應震李喬年鞏鶴騰者皆先後舉於鄉初公
游通游夔皆奉太宜人行至是春秋高不復與偕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陵墓

四

公居濮二載北望慈幃作瞻雲賦以寫其思及典
儀公卒遂上書陳情詔許終養公歸而太宜人尚
善匙箸奉養十年己丑春太宜人忽不豫公日夜
侍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再閱月及太宜人
卒而公功名之心益灰矣直指屢薦不起遂於所
居之北建一樓以娛老每課子明農之暇或邀舊
友或過契家引滿呼盧殆若羲皇胥庭之世之人
也優游林泉通計二十三年歲壬寅頭忽痛公曰
吾素無恙今病在首苦甚吾其休乎已而曰人患
行己不減耳吾自服官以迄今日無一事不可對
人言與天知雖死何憾迺以七月十七日瞑焉以
逝距其生嘉靖癸巳十月初七日得壽七十子男
六植槐澥槐培槐茂槐愛槐廕槐孫男十一元衡
元爽元繼元紹元婁元承元俊元健元選元舉元
蘭公天性孝友雖年至頽白於太宜人怒輒長跪
受責歲中於家廟凡四薦春秋季月徧邀同宗展
墓展畢而燕而親親之禮行焉典議公乏嗣公推
子繼之尤好施予萬厯壬辰同年周成南公乘扁
舟詣京補官至東光之小龍灣觸灘破損糧周
泣訴於公公曰吾雖貧也可坐視乎傾囊得五十

金又轉懇親故得二百金代償其糧他如中表閭左平日尤多所賜恤及聞公訃無不隕涕者所刻有錦繡論鈔錦繡策鈔表學規範行於世所著有四書講義書經講義慎齋文集藏於家公子植槐輩將以今年十月二十五日奉公與宜人合葬於祖塋之次乃為之銘銘曰以文學奮以政事庸以上士始以下大夫終橫天之羽安受籠華亭新鄭徒交攻方州學郡拙可容隨車甘澍蘇疲癯時吐厥緒開顯蒙誥則尼之俾弗通公退為孝進為忠神之相之福書隆雞鳴之助功與同子孫繩繩瀛之東云不可知彼蒼穹穹亦云可必彼蒼穹

鄉賢莊蒞民墓 在城南十八里連鎮運河堤內

鄉賢馬允登墓 在城北五里鄭莊東

鄉賢霍德行墓 在城西北十里霍家新莊西

國朝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陵墓

五

鄉賢馬廷贊墓 在城南六里柴王莊南

鄉賢馬之駮墓 在城北五里鄭莊東

鄉賢馬廷宣墓 在城南六里柴王莊南

寺觀

語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或曰攻擊而去之也已止也言攻擊異端而去之斯其害可已止也若是乎釋老之不宜章教明矣然自法顯記洛陽伽藍而酈注水經亦徵佛國惑人聽聞故綱鑑於造像立寺必書以示戒焉是亦紫陽之微意也夫志寺觀

實性寺

在城西北弓高城唐貞觀三年敕建碑為調露初所立久已廢圯

畿輔通志曰實性寺在縣西弓高廢縣按府志稱弓高不為縣者七八百載所為寺像已杳莫問唐張文成撰弓高縣實性寺什迦像碑記詳夫元天北列運斗極於璇樞大地東傾鎮江河於玉岳晝夜則晦明無定義舒為朝夕之資動靜則虧缺有時乾坤非久長之器豈如洪然常在大雄包混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寺觀

一

沌之源寂爾無生正覺出氤氳之表故能使九十六道紀菩提之一門三十六天貫須彌之四頂振毘藍而吹大塊運俗祿於埏埴之前揚智炬而爍洪鑪置賢劫於陶鈞之上其去也後天而滅故現滅而歸無其來也先地而生故因生而示有青霄帝座降靈氣於中胎白淨王宮孕神資於右脇蓮乘七步樹下六年薦玉象於祥符啟金人之瑞夢影流中國大地由其震動光入太微恆星為之不見法王之應迹也妙覺常身本無顏色至人垂教遂有形儀開滿月之奇姿韞中天之異相蓮開青目毫光照於四天花豔丹脣頂彩周於十地法王之寶相也具一切智通萬物名往來不窮之謂聖陰陽莫測之謂神持惠燈而耀長夜揚法舸而救迷津為塵品之醫王作羣生之慈父法王之至仁也法忍智忍率難忍以皆空無心即心總羣心而俱攝珊瑚江海一指測於波瀾琉璃日月二手分其晝夜目連持綫天地為之類綱舍利投鍼山石由其絕紐法王之神力也儒童毓秀闍里生歡鳳之君摩訶降迹苦縣誕猶龍之彥仲尼禮樂之標首抑至聖於迦維伯陽道經之真宗訪古皇於天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寺觀

二

竺故知一乘妙旨超然居十翼之先二諦微言邈矣出三清之表法王之威德也率陀天上舍衛城中百千妙界生於鳥翅之間十二音聲出於象牙之表金繩百丈下照日宮珠網七重旁臨月殿萍流地上化為池沼之形花散空中變作樓臺之影法王之壯觀也佛中佛日天上天人金口振於西方銀函泊乎東夏無能間細寫鼇極於波流有外談空運迦維於宇宙合掌腹內思聞十善之音聲舒翼殼中遙相四天之法王之王之仁化也高梯直上包括太虛抽纖旁役區分小有貫華之句光如水之上之蓮說偈之音皎若星中之月非有相而非無相凡聖莫測其幽微空是色而色是空聖愚不知其要妙法王之教化也法身無像故因像以宣功道本無言以因言而示教塵俗不可久處故厭世而歸空真如不以道標故凝神而降迹吾之去也因辯無常吾之來也因談緣起時有所至河海為之編龍神有所歸叢林為之變鶴從滅至滅能通寂滅之因無生示生永入長生之地法王之變化也由是八方迴向萬國依歸慧日被於三千法雨流於百億周穆王之代聖教方融漢明帝之

時慈風漸扇年移晉宋運屬周隋蒼鵝出而天地屯赤龍發而干戈起秦川涌血羅什不歸趙郡僵屍圖激永去西域馱經之路荆棘參天東郡畫像之郊風塵撲地我高祖神堯皇帝旁迴地軸蹴崑崙以西北傾太宗文武大聖皇帝仰握乾符掃機槍而南滅消平嶽瀆舒卷風雲芟毒樹而建祇園拔邪山而開福地實性寺則貞觀三年奉敕之所建也平原控趙渤海臨齊上參畢昂之星下瞰衡漳之地浦稱駿瀆馬頰太史之遺蹤地號弓高龍額將軍之舊業爰於此地迴構乾堂與八會之香臺闢三休之妙觀龔遂解繩之邑寶綫爭施曹丕沈李之郊天花競落羅宮映水枕藕闕於黃河魚梵吟風接蜃樓於滄海寶棧神之秘宅毓慶之神區者哉寺主久依定水早庇禪林功濟有緣業優無慧眼非色非相凝神究竟之端無我無人高蹈苦空之外上乘某等並尋鷲嶺訪道雞園歸誠甘露之門自得醍醐之性鵝珠護戒標苦節於堅林龍鏡微空照真歸於靜域以為修身者福福遂則殃銷堅善者功功施則緣發旁求大匠廣召山虞粵

儀鳳二年移寶堂於寺內去舊處三百餘步設奇功於地道神妙無方窮逸思於天關靈機不測魚鱗翠瓦逐層閣而舟移雁齒青階帶崇基而轂轉虹梁曜日煥若神行鯨棟凝煙故非人力實階星動似初利之飛來紺殿雲浮同化城之涌出豈非威神自在不可思議者哉於寶堂內敬畫什迦尊像一鋪鎔金範素寫騰圖青斲象浦之靈珠琢龍泉之羽璧鮫人織水競送霜縑蠶客抽絲爭投雪綫七重交映百寶莊嚴實相端凝粹容圓備蜂王獻蜜紛飛紫紺之樓龍女持花出入珊瑚之殿諸天獻果芙蓉生寶座之前居士焚香柏葉起金鑪之上千軀聖像據六地而揚音八部神龍下三天而奏樂斯乃立功幽贊故無德而稱焉調露之初邊烽屢警七重黑暈萬里黃沙旄頭干太白之精素髮拒中台之翠鄉人等九州令族四海良家提龍劍而星馳撮犀渠而電激為鵬為鸚輕飛鴻塞之前如龍如貌迴嘯狼居之表陰山霧廓瀚海波清憑慧力而服魔軍持廟算而推孺子共申宏鎮植此豐碑記歷代而長存惟令名之不朽奉為高宗大帝星珠斂耀霓斗潛輝御鸞鳳於金輿遂攀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寺觀

三

龍於鼎嶠媧皇誕裔姬妣降禎斷鼇立極之神功乘龍御天之大業凝情三昧早慧六通坐蘭坂而虔誠仰茨山而展慶使持節滄州諸軍事滄州刺史李公烏喙殊姿龜文異相賈琮出刺下車而肅百城韓壽閒居閉閣而綏千里長史北平公龐士元之展足終非百里之才王休徵之佩刀實有三台之望朝士大夫行弓高縣令晉居嘉禾獻瑞門傳翠葉之風鬯草襲勳業踐雕弓之錫橫綺琴於膝上翠翟朝馴攬明鏡於懷中青鸞曉集丞太原王愿主簿隴西李灌尉河東衛神暹常山張行昇等並地鄰鄒魯境接燕齊羊車映玉煥鼎氣於睢川鵠印口口鬱靈符於寶軸驥從東道方申逐日之功鵬舉北溟皆戢摩霄之翼鄉望某等並俗富詩書家豐禮樂海隅鷗狎猶存射雉之規河朔鷹揚仍帶爽鳩之氣雋不疑之故里氣調魁梧石神容之舊墟英靈俊傑德由名顯功以頌冥非筆無以申其功非言無以敘其德旁求翠琰遠播鴻徽刻龍首於銀鈎鑿龜文於玉版蓬萊之水三尺孤標碣館之前扶桑之日再中獨立金臺之上俾夫天銷劫石瓊文刻而無窮地入微塵寶字書而不

滅見文苑英華

圓寶寺

在城西門外高城宋太平興國中建明正統初重修

邑人孫濟撰重修弓高城圓寶寺碑記弓高本漢之縣名今廢焉其城之東南隅有佛寺一區考之舊誌乃有宋太平興國中敕賜淨居院也後之重修者不知凡幾迄今五百餘歲其故址猶存但其殿宇傾頽殊甚而規模且狹隘焉正統初有善士李辛張清者至此禮佛瞻神像之冒風塵乃仰而歎曰佛乃西方神也自漢明帝迎入中國道遂大行於天下而其靈之鎮我斯境奠我斯民壽我皇圖無窮矣今其殿宇如此使不葺之何以展吾輩崇奉之意哉於是謀諸僧人清泰欲大其規模飾其殿宇泰即欣然諾而相之乃卜地於故址之北廣平之地其地前有大河紫回環帶自西而東後有峻嶺聯絡不絕巍然而高聳僉悅曰實風氣攸鍾形勢壯健之地也即召彼工匠諏日舉事先考日以正其方面又運繩以度其位處凡桐梓之材厲鍛之用丹漆之飾無不備具中樁佛祠三間其

東光縣志

卷十二

輿地志下寺觀

四

大勢嚴整左右又構二小殿屹然並列前為山門以通往來後立方丈以仰講演又為兩廊以居徒眾樹雜木以資材用工既訖視其規模則闊大也視其殿宇則煒煌也瞻諸神像則儼然也較之前者相去不啻萬萬矣嗚呼二子崇奉佛氏之意可謂至矣然則佛氏之隆如我斯世也甯有幾哉至宏治戊申大革興建天下庵觀寺宇凡係創立者廢之甚眾此獨為歷代相因之祠故存焉時又有住持僧道深克修淨業孚厥有眾欲廣大其寺宇以傳迺募善緣而一時之人無不喜施貲財於佛祠之後復構一大殿與前殿相峙眾以為前作後述而其善不可沒也伐石三山欲記其事惜其未就緒而主持僧已沒世矣其徒有曰德恩者亦僧中之翹楚也繼乃師之微猷嘉前修之懿志因請余文以碑之余謂天地生人其性皆善而氣稟不齊不能無待於教也聖人以天地為心修道立教俾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後已吾聞佛氏以慈悲不殺為心即所謂惻隱之心其意欲使天下萬物各遂其生也聖也佛也其為教雖殊要皆使人同歸於善而已自古英君誼辟間有慕之而尊

其教者非欲修鍊以為佛也乃取其道之善而可
 以導斯民也我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超越百王
 剛明英毅高出千古即位之後首罷淫祠而於佛
 祠之崇奉有加於京師建僧錄司一員俾司其教
 豈有他員於各府州縣亦設僧官一員俾司其教
 哉蓋以廣求善道於天下也交河為河間屬邑去
 鎮屬東光三十里許為弓高之圓寶寺蓋弓高廢為
 氏為阜城人而其寺為阜城地十四年復置東光
 縣而弓高復屬於東光焉自成化後以其接壤於
 交河因附其僧會司矣余祖居去浮屠氏咫尺又
 常會友講學於此地義不容辭故歷序建寺之顛
 末與夫諸善人之懿志於石庶來者有所考云
 邑人馬允登撰增修弓高城圓寶寺殿廡碑記浮
 屠佛也佛漢言覺者以覺悟羣生也戒有五曰
 不殺生二曰不偷盜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語五
 曰不飲酒大抵欲人惺惺然生正念汲汲然去邪
 思淵乎意之深也象教者有沙門優婆塞優婆夷
 之不同莫不皈依於息惡行慈焉是教流而化行
 焉耳邇來無論富貴貧賤雖不以虛無為宗而所

以恭敬奉持以期於悔過遷善者盈宇宙間是可
 以知無地無佛有佛即有殿宇以尊崇之者勢也
 亦理也東光縣西北隅有弓高城城東門有圓寶
 寺其創建重修具載舊碑可考然宮殿雖設而一
 廈缺如因循蓋久矣邑人張九恩乃前重修善人
 張清孫也借邑人金變等世世土著其側而朝夕
 得遜焉一旦相謂曰廈之有無雖不足以為蕭寺
 之輕重而此而未備亦不足以侈殿宇之願瞻吾
 輩可甘心耶即謀為增添除各輸已貲外又持疏
 募化所至皆欣欣然樂於為助故不數月而材木
 瓦礫不可勝用梓匠丹繪頃爾雲集淡旬而厥工
 告成曰視昔日更為改觀巍然雄峙於一方台遐
 邇而僉以盛剎歸之二矣佛氏之感動人心其神
 也一至此哉事竣二子躬丐余記以紀其事余儒
 家也以至仁義中正為學不當為佛氏倡其道以
 人之趨第法華等經率以慈悲為主與吾儒惻隱
 猶為近似非若世俗惑於死生禍福之說其可掄
 揚者固自有在也且九恩祖孫相繼重修善念亦
 有足嘉而其功勞又不可泯沒是以勉撰勒碑
 於西階與蒼者相為對待非惟志備也一以記歲

云月

普照寺

舊志又名鐵佛寺在城西南隅為習儀所方丈

尺座下有井深百丈兩山塑羅漢五百邑人譚其

科僧會永印更於殿後募建千佛閣三楹僧官海

深募建韋馱並鐘鼓二樓廟貌巍峩莫

與比隆大清一統志云明永樂中建

邑人王嘉言和張憲副題鐵菩薩詩祇園饒勝概

使者駐車輪世界開金色如來現鐵身大乘勞問

訊精舍遠囂塵似得

無生趣渾忘要路津

按佛座鑄有吳橋鎮字其為北宋時建確據無疑

統志所云當是永樂時會重修耳邑人馬德潛有

鐵佛歌

燈明寺在城東北三十五里金大定

中建明宏治十年重修今圯

訓導謝文珍撰重修燈明寺碑記孔子之道冠裳

天下佛氏之道慈悲生民其功果同乎否乎斯道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寺觀

六

之在天下及後世布帛也菽粟也一日不可無也
無之則違禽獸不遠矣佛氏之道肥甘也麴蘖也
蓋有嗜之而醉飽者也然自其教延蔓中國上而
朝廷下而閭閻無有不崇之敬之如唐憲宗之迎
骨梁武帝之舍身至於巨商富室或施其財與其
地以為道場之所何也慈悲之功所致也是以歷
千萬載更涉時勢國都郡邑一山之幽一地之勝
在在有寺而殿宇巍峩金碧輝煌亦猶吾人尊崇
孔子也此非慈悲足以見信於人心何以克爾哉
洪惟我朝未嘗沿革其制蓋承舊俗也東光古觀
州之故址距邑一舍餘馬家村之東夙有燈明寺
詢諸故老曰創於趙宋考其殘碑乃修於大定可
謂古剎矣廢而復興興而又廢不知其幾邑之善
士王能吳祐劉端吳讓郭山王耀郭鳳主祥周剡
劉祥羅真發心捐材而建成之住持僧道文以主
之不能無待於多力以助至是若門垣若殿堂鼓
樓鐘閣煥然大備誠足以起一方之崇敬矣是其
慈悲見信於人心抑亦衆信士所發推是善心以
及於人何人之不可濟哉經始於大明宏治丁巳
之正月訖功於是年之巳月住持僧道文合掌頂

禮於眾信士曰燈明寺誠不可無一言以記歲月遂免胄監生周瑒索記予服孔子之教者也知孔子之道也佛氏之道未嘗聞也故以佛氏之教見信於人心者復之眾信士周瑒皆大歡喜因鐫於石宏治十一年

福勝寺 在城北二十五里明天順初建宏治十六年王鑑等重修

黃階寺 在城北二十五里明成化時建嘉靖四十四年重修

邑人李三畏撰重修黃階寺碑記佛之為法肇於有周興於東漢盛於李唐之世業吾道者類詆其談顧其福利之應頓起俗人之善禍咎之報深懲塵世之愆似於時政不為無裨者故國家存其教而官其人聽民崇奉亦自有意也縣之東北距城二十五里許舊有寺名黃階者蓋自成化時僧人緒興惟源之所創建邑人袁福友之所施也繼而其子振迫於貧寒鬻其地於僧人遠林僧嘗因其舊而重新之而其制則未備也嗣是以來日就頽頽寺僧法聰復倡重修之舉邑人段淮李見輩從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寺觀

七

而與之於是捐資聚材料衆覓工以乘其時以作其事以扶其顛以正其敲以廣其狹以文其樸諸佛列像巍然可仰殿宇門垣煥乎一新而大功甫就二公俱相繼而捐館矣段公子名厚懼其沒迺父之工也欲刻石以載其事子與其子有姻親之雅故為文以記之嘉靖四十三年

接佛寺 在城北黑廟明宣德中重建成化四年重修

普乘寺 在城西三十里創始於唐明為近村行鄉約禮處洪武永樂景泰隆慶俱有重修今圯

清涼寺 在城西土山明萬曆七年重修今圯

法隆寺 在城西十二里唐開元中建明嘉靖五年重建

寶光寺 又名石佛寺在城西許家橋內有石佛二十一尊明萬曆間建國朝乾隆五十六年重修今

漸圯

遺峯寺 在城西四十里明成化十七年徐諒等建萬曆十年重修

永慶寺

在城北燕台明成化七年建嘉靖隆慶

邑人莊鵬舉撰重修永慶寺碑記去古遠而佛教興佛之行其教於天下非一日然今之所有古之無也古者先王仁義禮樂之外者謂之異端士之志於斯道者從而誡訓之矣雖然浮屠之法趨於凡民而遠於仁論然其間亦有庶幾者特其陷於一偏云耳非如後世荒誕杳忽而卒無所據之說也今考其經文所載以為五蘊皆空七情不起其說如此則亦何異於定性之論哉故佛之教非以禍天下而天下之自禍也今之事佛者偏天下見佛必拜夫以清淨持律戒自心口以至於一身皆有禁然則彼之所謂禮佛而從其說者果動如其教者哉故凡去毛髮毀冠服者猶將叛之况夫但聞其說而不為徒者乎以是言之非特先王之教不隆於時而世之事佛者蓋亦日入於薄也邑之燕台永慶寺有尼譚忠者幼不善為農家婦即削髮入寺中蔬食敝衣幽寂自苦朝夕焚香誦經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寺觀

八

以禮於佛暇則業機杼而已一念誠信情偽自遠可謂篤意於佛者也比歲頗豐民易於善尼思殿宇將圯為簿以募凡敗址頽垣次第以新而有增其所未備者計其經始之日以至於工之告成凡歷八年餘焉可不刻石以記因命工而具之以乞文於余惟余母夫人劉嘗有施於茲寺則是舉也亦其遺志之所在也故

域天寺

在城北夏口明嘉靖初楊子真等建回

源流寺

在城東北四十里初名源照寺在寺西二十步外明天順八年邑人高中和以寺屢遭水患移

建於此改名源流寺萬曆十年重修邑人馬負圖撰碑記

金陵寺

在城東秦村鎮全大定中建明宏

興福寺

在城東北十里洪廟元至正元年建明宏治十

一年邑人李從書撰碑記

永勝寺

又名桑園寺在城西五里許今圯

萬甯寺

在城北北

震海寺

在城東南

興化寺

在城內東

千佛寺

在城東南楊莊道光六年燬於火

石佛寺

在城東北裏頭村一在黃家莊

華嚴寺

在馬頭鎮河東

白佛寺

在城西李北台莊

大興寺

在城西曲區河崇正二年重修

會照寺

在連鎮河西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寺觀

九

永甯寺

在城東辛店康熙三十八年重修

興盛寺

在城西桑莊

三大寺

在城西大張莊

重興寺

在城西崔家廟

觀音寺

一在城西門外明萬曆四十二年建有記附一在城東三十里舊地方名今圯一在徐家莊明嘉

靖六年重修一在郭家橋明郭友諒創建嘉靖十五年郭仲等重修郭邦卿撰碑記一在張家新莊

明隆慶中張佑重修邑人魏宗儒撰碑記今改為九聖堂一在王校店明萬曆十三年建四十二年

重修有記附一在沙河頭馮莊明萬曆十五年建邑人劉應文撰碑記一在姬家莊明萬曆四十八

年建一在秦村鎮今圯餘不備載邑人秦宇撰西關觀音堂碑記邑塘澤門之外西

望河澶民居無幾南北當其孔道行旅往來絡繹相沿相地靈者謂宜於城門側曠隙之地建立神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寺觀

十

祠以鎮之客歲之春信士邢志才王守春等謀
 於衆倡議化助閭里鳩工聚材爰建觀音堂一區
 廟貌聿新輝煌在目屹然爲一方瞻依之地焉夫
 觀音云者記籍未聞迄於佛道之流入中國自漢
 而唐而宋以暨熙朝琳宮梵宇布列寰中觀音與
 佛遂並稱於其世世所傳述觀音之說謂其慧然
 無方慈悲廣大而尋聲救苦入難三災其說不一
 而足是其論涉渺茫而無所自來乎夫神之爲道
 乃人心之精誠所爲也人心所在即神之所在人
 心所聚即神之所依神有所與居於斯凡人之目
 覩其廟貌豁視其靈爽者靡不聳心洗念相遞濯
 磨善不勸而自興惡不懲而自消不若臨之在上
 爲之感召而默應者乎工竣落成衆求勒之貞珉
 以圖不朽爰以是而誌之明萬曆四十二年 邑
 人莊蒞民撰王校店觀音聖母祠碑記東邑舊燕
 觀地迤東南去城十五里許有鳴古名王校店
 有神宇號觀音聖母祠勸建自萬曆十三年三月
 吉且迄今久而仆頽有王應嶺王仝等共
 捐囊橐以重修飾自是廟貌聿新煥然改觀會
 衆僉議勒石以志不朽乃徵余爲文余謂觀世音

聖母神爲至尊萬代交吻咸稱慈悲盡六合八埏
 含生負氣俱賴依庇矧爲人類共適禔福非直爲
 一方保障且奠安夷夏凡有血氣疇弗敬畏故今
 立廟以祀聖母洞燭察其精誠重其虔潔以申錫
 眷顧縣縣無疆一邑同登壽域永綏純嘏詎但珍
 災拔難而已誰譚杳杳爲未可憑鐫茲於碑匪猥
 略聞化惡爲善俱以頌神功祝
 聖德重後世云萬曆十八年

永清

觀亦名二郎廟在西門外護邑嶺上明嘉靖十三
 年李政重建四十二年李義重修有記附 國

朝乾隆二十六年馬永圖買其地重建有記附
 邑人莊鵬舉撰二郎廟碑記邑城之西去城不及
 百步有重岡秀出自北而南斷可復續者幾千尺
 其最高處乃當其南北之中其有虹汜河世傳
 以爲三代之遺跡而今隱隱廢已久矣邑民李氏
 實有其地李之先有名政者以好義聞於鄉平生
 樂施捨濟困窮至於建祠宇修齋醮尤所願爲凡
 邑之廟碑多揭其名今其存者清源妙道真君祠
 可考焉越二十餘年其姪義孫登先思所建者漸
 就圯又孤懸一堂凡來茲登臨者殊無柰所非所

以宏先人之志而答四方之瞻望捐貲見工就堂
之前更爲左右各一楹以備賓燕祠後爲三楹中
藏佛像延僧焚香誦經予歲時攜同志者如劉子
宗仁林子時化往觀之相與講說法懺至於不倦
恍然若遊閻苑之宮而塵世皆空其樂何如祠舊
鮮碑記自去歲李之父子始構而磨之屬爲記以
識其事云萬曆三十年邑人馬永圖撰重建二
郎廟碑記邑城迤西不及百步有古岡聳峙相傳
爲三代遺跡上有清源妙道真君祠荒廢已久邑
民李氏名政者實有其地於前明嘉靖十三年即
其地重建真君祠爲堂三楹中塑真君像立碑堂
前使見者知真君捍災禦患有功德於民者宜爲
後世所敬禮迄今歲久李氏復家業凋零廟宇圯
頽孤存跡址凡登臨者殊失觀瞻圖憫其廢棄因
買其地共三十畝餘復爲重建且繪真君事跡於
壁更增修房屋數座一以爲圖游息之處一以見
前古遺跡歷久不湮也
乾隆三十一年

玉皇閣

一在南門外明萬曆二十二年建邑人王嘉言
撰碑記後圯改爲玉皇廟今僅存一在城東明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寺觀

十一

崇正四年建久圯有記附一在大石莊明嘉靖二
十二年石鑛等建萬曆二十五年重修有記附餘
不備載

邑人郭興洽撰玉皇閣碑記維皇上帝蕩蕩難名
其加玉於皇之上不知昉自何時意必起於愚夫
愚婦陋劣之見耳今廟宇徧天下咸以是爲目而
不聞有非之者何也禮天子郊天饗帝有園丘壇
墀明堂之制即諸侯不敢擬焉况下民乎然尊卑
之禮雖有分而普天之下同戴皇天其一念敬畏
之心無所有間使天下之愚夫愚婦咸知有天威
能畏天則天下之頑者可革愚者可化勇者不敢
暴害於衆智者不敢設機於險則是廟之有補於
世道人心也大矣故時王不禁上帝不譴而學士
大夫亦莫或非之也族姪壽官統家儒官垂家暨
孫庠生儒附監佐於邑東創起玉皇閣三官殿各
三楹配以鐘鼓兩樓門以龍虎大殿其玉皇銅像
加以滲金仍蠲田四十畝以爲香火之計總計
工費三千餘兩俱出一門並未募化其父子兄弟
若出一心並無扞格此誠一門以孝成敬誘人爲
善之盛心也是役也落成於崇正四年序作於崇

正八年得並記 邑人王嘉言撰大石莊玉皇廟
碑記縣治東南二十里石家村有玉皇廟其殿三
楹帝象肅清六帥拱衛二十八宿羅列蓋嘉靖二
十二年石鑛等所建也右有天妃廟三間正德六
年有祖馬旺重建今歲復修山門暨龍虎殿蓋石
璋等立會蓄貲不足則道士萬高健募緣以佐工
既竣復探堅珉磨問記於余余惟玉皇名號不
見於經傳其六執諸史不過稱天稱帝若日以理
言為天以主宰言為帝云爾然考本行經則謂玉
皇上帝初劫為光嚴妙樂國淨德王太子生時光
滿王國色相妙好幼而敏慧長而慈善好施憫窮
後捨王位修道經八百劫復行忍辱三千二百劫
始證金僊為清淨自然覺王如來又經億劫始證
玉帝於乎神理茫昧千萬億劫事孰見而知孰聞
而傳耶道家辭說未敢憑亮矧天子獨有園丘且
無屋宇民何以廟天子有郊祀諸侯王莫敢奸民
何以賽上帝沖漠唯玄唯嘿聲臭泯泯何以肖像
然則為廟為賽為像者毋乃僭耶悖耶幻耶書不
云乎惟天地萬物父母先儒亦謂乾稱父坤稱母
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今世所謂玉帝天妃者若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寺觀

三

以為至尊無對神妙莫測不知揆以一體之義則
固人之父母也事父母者果徒以其文耶抑當以
其實耶苟能體天地好生之心廓乾坤覆載之量
凡夫濟人利物吾分所當為力所能為者靡不粹
厲一出王游衍恍若上帝鑒臨而無敢戲豫無敢
馳驅則吾固天地之肖子也不然而存心厝事與
天地相謬蓋雖像設賽祀拜跪曲拳日從事於趨
踴供奉間而所謂不肖者固自若也况趨踴供奉
果無為而誠敬耶抑僥福免禍之意多耶如以僥
福免禍而已吾恐福不可以虛僥禍不可以倖免
祇見其為僭為悖為幻而已也於乎為同
胞者尙深思敬念之哉萬曆二十五年

三皇廟

一在城內西南隅久圯一在城北三十里明宏
治間胡宗等重建嘉靖二十二年胡恭等重修
邑人孫杲撰碑記

三官廟

一在東門外久圯一在馬頭鎮河西明正德間
廖鎔建萬曆二十六年重修有記附一在秦村
鎮明嘉靖三十二年都東周建萬曆初增修任邱
鄭津撰碑記一在管家莊明萬曆二十一年張一

鷓鴣建邑人莊蒞民撰碑記一在盧秉黃莊明萬曆

四十三年建餘不備載

邑人為大河南巷之尾有三官廟碑記東光城西三

里鎔舟也以後隨做隨葺至萬曆丁酉做又甚焉

屋宇傾頽神像湮昧蓋瓦級甃禿缺剝落壽官李

氏榮儒士高氏守正憂之會善信諸家捐貲庀材

久而漸饒所得錢若而緡粟米若而解羣材畢具

乃於是年三月選日備役和會興工傾頽者易湮

昧者飾禿缺剝落者補由是屋宇完好神像威嚴

煥然非舊觀矣冬十月訖功明年秋堅石既礮乃

屬記於余余謂二子曰夫三官者何居乎高子曰

三龍女所生三元子曰夫三官中元地官下元水

官維此三元大帝察人間善惡以司其籍掌天上

災祥以握其樞蓋至尊靈異之神哉李子曰世之

人得毋有貧窶而乏衣祿者乎若歸飯三元誦其

平疾呻吟而愁苦無聊者乎若歸飯三元誦其

經千卷則神錫之福而罪厄可赦而解也余曰嘻

道者設非以倖福也夫羽人三官猶之沙門三寶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寺觀

三

皆取諸身而寓言之天太陽也地太陰也水則陰
之氣陽之精而又大生廣生而生萬物者也故
身一天地而水流行營衛其間不盈不息而官之
者心也心得其官則天地水火濟萬物生故能
長生也示不可測也稱大帝焉尊之也示不可
也此三官之所由來也乃黃冠者謂能誦其經
有天之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得無塗人
而使之芻狗其身已乎於乎卓哉斯言可以破
古之惑矣夫心者萬化源本仁心為質口福不
口則心得其官而達之萬化皆仁也將自求多
而罪厄可無墮矣故願我鄉之人瞻三官之像
省吾心之官使此心不愧於神明則是口也亦
可以為神福之助云爾是為記萬曆二十六年
三義廟一在城內東北隅明嘉靖十三年韓欽
邑人莊憲祖撰三義廟碑記縣治之東迤北數
武舊有三義廟祠嘉靖十三年韓欽所創建也
年久廟貌雖頽而神威顯著崇正歲己巳春夏
旱赤地千里嗷嗷赤子室如懸磬者十室而九兼

以遼事孔棘賦稅迫如星火維時士馬雲屯荷弓矢而索草糧者歲無甯日小民岌岌抱性命之憂瞻四方而欲竄者比屋皆然邑侯官公諱成山東平度州人目擊其狀憂心如焚旦夕乾惕率僚屬而步禱不倦一念為國為民之誠上徹神鑒五月入日夜侯夢三神馳城頭旌旂蔽空甲士環衛恍然自天而降語侯以甘雨之期近在望日之前侯晨起東帶躋彼公堂顧左右而問曰縣內有三義神祠乎羣吏交聲應曰有縣治之東北良隅而廟貌在焉侯即躬詣瞻拜再申雨澤之祝閱三日而甘霖大沛遐邇霑足一時百姓歡呼如狂仰三日而稱謝絡繹如織於是始信神明之靈應而夢寐之非幻也侯乃陳牲設俎齊稷匡救於以答神庥焉復念殿宇狹小基址湫隘非所以壯觀瞻而崇妥侑也而又捐俸輸資義有勸穀有贖以倡閭邑之鄉紳士庶隨分効力共襄厥事一時瓦礫木石鱗集輻湊更得交河生員王昌善於鳩工於是為殿三楹塗丹飾聖金碧輝煌淡旬而大觀成焉三神締結大義於昭于天扶炎漢護皇明福國庇民之德普及華夏不但默佑一邑也侯之意念遠矣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寺觀

古

是為記崇正十一年

藥王廟

一在北門外乾隆三十二年邑令朱崇識重建今修一在城南二里許道光二十四年莊石彪等重修同治四年趙進墀重修一在夏口明嘉靖三十八年王觀等建一在王校店一在王入莊餘

載不備

現報司

在馬頭鎮河東

竈君廟

在普照寺後

老君廟

在城東姬家莊康熙四十六年李思恭等建一在馬頭鎮河西

劉守真君廟

在城西門外久圮

廣生帝君廟

在城西門外久圮

崇善堂

在城西崔楊莊康熙元年楊子才建

三清宮 在城西鐵匠李莊
康熙三十八年建

三教堂 一在城北夏口明萬曆九年王觀等建一在桑
家莊明萬曆十八年重修一在崔家莊明萬曆

三十年霍仲貴等重修邑人
莊德福撰碑記餘不備載

九聖堂 在城東馬家院明崇正間
重修有記附餘不備載

邑人郭興治撰馬家院九聖堂碑記吾觀人情之
祭鬼神者大要不出祈福捍患兩念故無論通都
大邑祠宇相望即僻鄉陋社僅成一聚落者往往
皆有祝釐之地或祀典之所不載然求焉而應如
響禱焉而報如酬則崇事之誠自有不能已者也
邑東有鄉名賈莊居人寥寥因其九神為九聖堂
邑庠王生馬生因事屢祈焉且矢異日重修廟貌
既煥然改觀矣又刻他山以樹豐碑而問記於余
夫其合九聖於一堂也余不解其故其重修歲月
與捐財助力之姓名則碑陰志之矣胥不容贅獨
兩生重新之意特為拈出蓋以其求應如響禱報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寺觀

五

如酬亦以見天壤之間無所往而非鬼神不以幽
僻而有遺也人倘知鬼神之靈無地可遺則祈福
之心又將不勝其懼謹之心宵復有款於屋漏者
哉然則斯堂也其默助於人心世道者甚大即載
之祀典亦可也崇正二年

天妃廟 在城東南大石莊明正德間邑人馬旺錕得石
像上有天妃二字因建祠祀之景州成名撰碑

記

泰山聖母祠 一在城內西南隅一在城內東街石像一
在燈明寺前明時重修有記附一在土山

東元皇慶二年建明嘉靖十七年國朝乾隆三
十年道光十四年咸豐九年光緒元年俱重修一

在劉拳莊明成化間重修隆慶五年重修一在歇
馬堂明正德十三年建嘉靖時重修萬曆二十五

年重修一在馬頭鎮河西明嘉靖間王守德建萬
曆間張德重修今圯一在瓦王莊明嘉靖時建有

記附一在十達莊明萬曆三十三年重修邑人王
夢聘撰碑記一在洪廟明萬曆間重修一在周柳

...

莊一在崔楊莊康熙元年建黃家棟撰碑記餘不備載

邑人王嘉言撰燈明寺聖母祠碑記東光城東四

十里為燈明寺民萌湊積亦一顯鎮也鎮東路北

有元君祠一區不知所由始爾主此祠者為于氏

近因風雨剝圯修葺之既固既完復鑿貞珉欲紀

其事而比邱尼明信者乃屬鴻臚君馬氏斯臧問

記於予予聞之學士長老云碧霞元君者即華山

玉女也今岱嶽有祠祠宇瑰偉壯麗天下之祝釐

祈福者趨焉歲所入香緡以萬計而自此祠外天

下之為離宮行祠者小若大又不下萬計抑何盛

也或者曰神有方也而方自有主元君西嶽神也

胡為乎祠於東東已據非其位矣而離宮行祠又

胡為紛紛於天下且也以柔姿坤德而奔走四海

之士女爭先恐失供奉恐後望之若慕而即之若

素彼遵何道哉吁可怪也於乎金石等瑟之音青

黃黼黻之觀龔替者莫與也夫元君之祠於東也

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疑議也不祠於東者

且獨無感乎彼不知夫元帝乎元帝北方神也而

建殿於太和山殿以金飾至竭縣官之府庫而土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寺觀

六

女之奔走如雲與元君埒夫太和豈亦北土也彼不知夫清源真君乎斬蛟除害績茂於蜀而中國顧傾動焉彼又不知夫繆侯關將軍乎生也威震荆襄沒而其神破蚩尤復鹽池祠而祀之者合華夷紛如也亦豈獨解人與荆人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慈仁而貞烈瑩潔而淵懿誠動於此機應於彼無西無東無南無北方所不得而斬杏杳冥冥日焉流行乎宇宙而莫知其所萌拜跪曲屈呼號鼓動竭蹶天下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曾不得其朕而凡人之心翦翦者迺以臆議之不亦謬乎於乎茲元君之祠所為無擇於地者非怪也雖然世俗所為建祠而供奉者果有為乎抑無為乎天下熙熙皆為釐來天下攘攘皆為福往不究夫惠迪從逆之理與所以吉凶之繇而一意徼之謬矣然則建廟可名節弗立惡惡可修祠可行誼不飭惡惡可貞其心而幽隱孚深其行而神明合則為釐為福夫豈有待徼乎不然則神也者公明而正直者也孰役役以徇天下為事哉是為記 邑人王嘉言撰瓦王莊聖母行宮碑記東光城南十五里為瓦王莊亦通衢也民居湊接

善士曲永誦等仰思碧霞元君昭靈佈威奔走天下
士女跋趨岱嶽者動以萬萬計然老穉疾病阻
□□甚者或不能赴則雖有明禳崇奉之念阻
於力而不能自遂於是謀建行宮以為居民之便
立會蓄貲久而漸饒乃僦役興工為殿二楹塑元
君聖母□□丹堊鮮妍由是一方之眾靡不
拜跪曲拳祇歡肅將而咸遂其瞻依之願矣時嘉
靖六年丁亥歲次也後又續修佛殿二楹為鐵鑄
彌勒佛者一菩薩□□者四外為山門周垣
繚焉又修十帝閣君祠總十二楹像設威嚴靈幻
百出瞻者伏首屏息惡念頓消而仁義之心勃如
也然而石□□事士曲永誦與子士讓復立
社儲財不足則令僧泉友募緣以充之今萬曆庚
寅之春貞石既斲士讓乃令其族人庠生詢者徵
言於余余惟人性本不汨撓於眾慙於是惡逆叢
生邪罔互起雖遇尊長父兄之賢諄復詢誠而捍
頑鷙傲或反面掉臂而不肯聽然而觀元君彌勒
菩薩神像未有不□□□□□□□□
未有不惕然懾伏者也是默化潛孚有功於羣迷
者甚大然則建祠而恭奉之要不為過而士讓乃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寺觀

七

能上繼父志鼓衆採石率功亦不可誣者是宜揚
之堅珉垂示永久其辭曰吾闢聖母碧霞君華山
玉女是真原岱嶽祠旁有石池云是玉女洗頭盆
威靈赫奕人所尊眾□□趨□蔚如雲離宮嵯峨徧
乾坤丹黝莊嚴嚴若□□瑩潔淵懿□□□□聰明正
直繫羣心又聞西方有聖人其法宏衍浩無垠尋
聲救苦按沈淪大慈大悲為本根一切色色相俱無
論動渠何乃融法身色雖為空空亦色色空空
難具陳閻羅十帝王冥陰旁燭人表善惡分大鬼
猙獰勢若吞羣鬼挪揄舞躄露齧裂眦怪紛紛
入門一閱失魄魂諸神並建匪無因末世滋偽□
□□親□詢誠徒諂諂鍼砭難以固頑器故假像
教束心神冀驅凶逆歸慈仁募緣立社多慇懃葺
有僧無忘苦辛十殿衝霄何嶙峋長廊舒似雲
屯□□□□紀貞珉落成不惜割鮮豚歸依大眾
展明禳擊鼓吹笙齊駿奔惟神鬼祐保蒸民萬年
俎豆與時新

萬曆十八年

白衣閣 在城內西南隅明崇正十一
年邑人郭興治撰經藏碑記

白衣廟

一在瓦王莊明萬曆四十二年趙用賓等建滄州徐應元撰碑記一在大龍灣明崇正元年重修邑人張篤敬撰碑記一在馬丞莊地名直樂園明崇正六年建邑人馬名科撰碑記一在王校店餘不備載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寺觀

六

識餘仙釋 軼事

識餘者明其如外編附錄非正裁也蓋譎觚非常之人周禮以奇表示禁怪力亂神之事魯論以不語垂型故欽哉訓辭非法不道焉然而左氏之浮夸要不失春秋謹嚴之意也於是志仙釋志軼事志異聞而總括之曰識餘

仙釋

李某自幼多異術人呼爲李神仙嘗與村中眾小兒樵於野畫地爲船令眾小兒閉目登其上日登此可達津門從之果至津遊半日仍畫地爲船而歸又鄰村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一

有灌園者以李年少不羈輕之李乃以履置畦中履化爲魚眾小兒視爲魚也爭捕之踏園中菜蔬幾盡又夏耘田時嘗爲人傭鄰村數十百家皆有李神仙耘田中其異術類如此城北三十里北夏口有李神仙故宅採訪册

馬頭鎮真武廟僧慶和尚耽吟詠喜與文士遊著作散失無存曾傳其一聯云龍臥深潭底鳥吟高樹頭千佛堂僧瑞來號癩和尚能預知五穀豐歉然多寓言人問何穀收日都收是歲惟豆大熟蓋上音讀都爲豆故云諸多類此及卒訃諸寺僧凡至一寺皆云瑞

來師方出何云死也其徒覓數十里果見之日師行
置弟子何所曰佛前供卓卽汝所其徒歸卽坐其處
亦圓寂俱同上

軼事

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為劉氏也

呂慎多彙纂訓世格言

張邦昌既坐死其族弟嘗為郡居會稽府捕其家良賤六十口置於獄具奏待報張自分必死不若預先自盡乃囑推吏姚時可密營毒藥十數服以百金為饋姚曰朝廷仁政尚寬何必是當為公出探消耗耳及奏上高宗諭輔臣曰邦昌之逆出於迫脇正已可哀其弟相去三千里本非同謀豈宜加罪即命盡釋之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一

一家安堵如故張詣姚舍以百金為謝堅拒不受是時姚未有子後連生八男皆好學成名人以為陰德之報云

夷堅志庚集下

張邦昌既死有旨月賜其家錢十萬於所在州勘支會文清公為廣東漕取其券繳奏曰邦昌族屬貸與之生足矣乃加橫恩如此不知朝廷何以待伏節死事之家乃止

老學庵筆記卷八

崇甯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間有天子氣甚明徽祖弗之信既而方士頗言之有詔斷支櫬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稍晦將為偏閭之象而不克

有終至靖康偽楚之立踰月而釋偽齊亦數年而廢

皆如所占 岳珂程史卷八

普照寺鐵佛後有銅犼一高二尺餘長倍之反首向上

精緻如生塑菩薩像橫坐其上俗傳摩犼頂可愈眼

疾為陷者分許指痕宛然同治間重修普照寺柱下

各有古錢十餘皆熙甯大觀年號 採訪冊

按熙甯乃神宗年號大觀乃徽宗年號益徵此寺為北宋所建矣

元進士馬視遠 府志作致遠 以詞曲擅譽與關漢卿王實甫

齊名人稱馬東籬先生 涵虛子詞評

邑令蕭德宣撰馬東籬先生碑記馬東籬先生東光人工長短句與關漢卿王實甫齊名嘗闕其所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二

著幽雅淡遠一空凡響當時稱為朝陽鳴鳳有以也歲辛丑余調理茲土得悉馬氏為宋以來舊家

先生於元季應詞科取進士由司教而縣令而部署仕途偃蹇大猷未展而胸襟灑脫惟以銜杯擊

缶自娛後其孫經其會孫孔惠者俱以家學捷南宮尤足見先生工於詞而不止工於詞也第舊邑

誌載先生雙調秋思一闕今已逸聞詢及邑內青衿雖習其號而先生之詞所為卓然成家冠絕一

時者多未之知豈以制舉義者不暇好古好古者又專崇詩古文而詞曲非所尚耶夫詩古文猶天

地之有日星山嶽也詩餘詞曲猶天地之有風露煙雲禽鳥花木也藝雖有別總為造化必有之奇

以故自李供奉有憶秦娥菩薩蠻二闕而詞學遂曼衍於南唐五代盛於西宋以逮元明今復盛於

我朝微論風雅之士不廢官商即德望勳業諸鉅公亦時復倚聲選調以適志蓋有未可少者矣

况先生之詞冠絕一時而謂泯泯不之知耶夫表揚前哲守土者之責也余嘗過先生之祠因題額

曰千古詞宗懸其上並為記囑其裔以勒石庶後來文士知鄉先生擅美於前而深其宗仰云

觀州王氏其先蓋元之宗室氏奇渥温名哈世賦賦封
打刺古王爲元順帝之叔當至正二十八年明兵入
通州帝愴惶欲北遁王入見曰吾祖宗二百年櫛風
沐雨之天下遽至此耶請奉命以禦之帝遂命率諸
國公迎敵旋至己府謂其后曰國家至此殆無能爲
矣今日之往必無歸期汝須善視後人以緜先人血
祀后毅然曰王但報國家事無容顧慮王遂至通州
接戰身被數十創歿於陣及洪武建號詔命徐達與
諸將安民而王后在亂民中率三子逃難失亡一子
肩受刃傷歸落徐營徐見后謂非民間婦女后以實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三

對徐曰昔吾與汝王有舊今汝旣爲民不得無姓后
曰將何姓徐曰古人有以爵爲姓者汝本王爵可卽
以爲姓二子一名友才一名友信後兩支嗣續漸繁
而交河東光居多云義行太學生王思恭卽奇渥温
王之裔也

採訪
冊

明靖難之役村莊皆罹兵燹惟高劉二莊獨存故他姓
皆屬近省遷入而劉莊劉氏係宋忠肅公裔爲邑故
族高莊人上無考

縣
冊

明馬杲居城南馬氏村建塋宣惠河曲已葬數墓有隨
漕南人來塋內埋物去及耕得骨灰器乃知前爲私

葬也眾議毀之杲奉其器於家歲時代爲祭祀次年南人來以實告還之南人自慙且感且謝因指示葬法報德焉後夜聞撞門聲甚急出視乃一馬負金若干直入院杲守至平明稟諸官官限期以待覓主期滿無覓者又稟諸官官謂殆天賜也命領金與馬而歸厥後馬自去杲神其事立馬神廟於村首至今猶存時邑紳廖紀爲女相攸無可者聞是事而善之乃以女許配杲之子堯輔爲繼室生汝松以名臣著續志

明工科都給事中馬汝松品學純粹負朝士之望嚴分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四

宜亦敬重之屢使人諷以附己不從汝松素與楊忠愍公善上疏劾分宜分宜曰忠厚長者亦復如是乎遇疏不得上分宜亦不甚銜之蓋素所敬服故也汝松有感懷詩云有虎有虎其欲逐逐胡不自反反爲文鹿有狼有狼貪而不仁胡不自反反爲祥麟卽爲分宜而作同上

明季吳江令霍維華以邑徭役苦樂不均遂親自履畝逐里清查編造魚鱗圖冊升合無容隱瀟通計閭邑田糧按里均派而徭役亦照糧均攤故富無逃隱而貧無偏累又除驃馬減鹽劬民戴其德

福惠全書 參舊志

明參政馬允登年少成進士初令齊河瀕行家人試之
曰婢媪竊食鴨卵須判斷允登曰此易事耳乃集眾
婢媪於前令各守水一盂漱之事立決至齊河大以
神斷稱至今父老相傳猶曰馬蝎子審碌礮云蓋允
登字叔先當時稱為馬叔子蝎子乃音之訛也續志稿
戶科給事中莊憲祖好直言不避權貴工書善文然好
食犬肉求書者必攜犬肉與酒食飲之醉後即書人
乘其醉攫藏之醒則不能得也至今藏其書者以為

至寶著有栩庵先生遺稿舊志參採訪册

附議考選改授疏戶科右給事中臣莊憲祖謹題
為臺省缺員甚多伏乞 勅部速開已薦者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五

之履歷舉主以仰副明旨事竊惟科道乃

朝廷耳目之官繩愆糾繆察吏安民皆其職

也前朝考選改授沿革不一大要以內而中行評

博外而推知俸滿行取者為折衷蓋以其採風問

俗與蒞政親民曉然於天下之故而後能勝四目

四聰之寄也夫以郎署而坐缺題授則謂之改以

行取而公同訪試則謂之考如前之改選部屬直

可謂之考不可謂之改也頃因臺班乏員

皇上允憲臣之請 勅吏部詳開在外已薦

之履歷舉主呈進 御覽仍 諭滿漢

兼用改選不必再行甚愛惜人才其難其慎之心

也臣按已薦之推知有在外者亦有在內者外者

則薦而未陞陞而未任之官是也內者則已薦見

任部屬之官是也但偶以部司缺員陞補非謂其

資俸已深及不堪考選而陞之部屬也則部屬中

取多已薦之推知有履歷有舉主者謂宜

勅下吏部再為察開行取採訪以重侍從風紀之

選斷不可直作部屬觀灰勞吏任事之心絕循卓
清華之望者也抑臣又有說焉從龍儘多偉人滿
漢自宜兼選至如新進之士除考選庶常外俱當

矣序授職以待截俸候考則人不耀治而競於事
功治道人心均有攸賴矣否則開創之始後人得
援以為例又孰不願於釋褐之日陟身臺省而僕
僕於四五年之風塵簿書哉因論考選而並及之
謹題

城內西南隅有太僕寺行臺故址兼有馬地馬厰馬頭
諸名蓋前明河間為太僕寺養馬處也明時馬政大
抵計丁為率每五戶養馬一匹丁多者充為馬頭課
其孳息一兒三騾春秋點視其法每兒馬一匹領騾
馬四匹五匹為一羣立一人為牧長其牧厰視縣
之大小而分其多寡區其地之頃畝焉然其初以有
種馬而後有孳駒而後有解俵又有牧場有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六

免稅立意非不善後馬政寢衰養馬之戶多不堪命
國朝羣牧之使不及河間除去前弊民無養馬之累矣縣冊

賈人至直隸界忽大雨雹伏禾中間空中云此張不量
田勿傷其稼賈私念張氏何人既云不良何反祐護
既而雹止賈行入村中詰之果有其人因告所見且
問取名之義蓋張素封積粟甚富每春間貧民皆就
貸焉償時多寡不較悉內之未嘗執概取盈故鄉人
名之不量眾趨田中見秉穗摧折如麻獨張諸田無

恙

聊齋志異

按不量墓在城西
大龍灣東北里許

東光霍易書先生雍正甲辰舉於鄉留滯京師未有所就祈夢呂仙祠中夢神示以詩曰六瓣梅花插滿頭誰人肯向死前休君看矯矯雲中鶴飛上三台閱九秋至雍正五年初定帽頂之制其銅盤六瓣如梅花始悟首句之意竊謂仙鶴爲一品服三合爲宰相位此句旣驗末二句亦必驗矣後由中書舍人官至奉天府尹坐譴謫軍臺其地曰葵蘇圖實第三臺也官牒省筆皆書臺爲台適符詩語果九載乃歸在塞外日自署別號曰雲中鶴用詩中語也後爲姚安公述之姚安公曰霍字上爲雲字頭下爲鶴字之半正隱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七

君姓亦非泛語先生喟然曰豈但是哉早年氣盛銳於進取自謂卿相可立致卒致顛蹶職是之由第二句神戒我矣惜是時未思也

灤陽消夏錄

東光有王莽河卽胡蘇河也旱則涸水則漲每病涉焉外舅馬公周錄言雍正未有丐婦一手抱兒一手扶病姑涉此水至中流姑蹶而仆婦棄兒於水努力負姑出姑大詬曰我七十老嫗死何害張氏數世待此兒延香火爾胡棄兒以拯我斬祖宗之祀者爾也婦泣不敢語長跪而已越兩日姑竟以哭孫不食死婦嗚咽不成聲癡坐數日亦立槁不知其何許人但於

其姑詈婦時知爲姓張耳有著論者謂兒與姑較則姑重姑與祖宗較則祖宗重使婦或有夫或尚有兄弟則棄兒是旣兩世窮殘止一綫之孤子則姑所責者是婦雖死有餘悔焉姚安公曰講學家責人無已時夫急流洶湧少縱即逝此豈能深思長計時哉勢不兩全棄兒救姑此天理之正人心之所安也使姑死而兒存終身甯不耿耿耶不又有責以愛兒棄姑者耶且兒方提抱育不育未可知使姑死而兒又不育悔更何如耶此婦所爲超出恆情已萬萬不幸而其姑自殞以死殉之其亦可哀矣猶沾沾焉而動其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八

喙以爲精義之學毋乃白骨銜冤黃泉齎恨乎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二百四十年有貶無褒胡致堂作讀史管見三代以下無完人辨則辨矣非吾之所欲

聞也

槐西
雜志

東光刑房某出儀門遇貧婦詰之曰妾夫伐人墳中樹被執故爲送飯某戲之曰與我共寢乃爲釋之婦問其居傍晚而至某拒之婦曰妾已至汝家不釋吾夫妾亦醜矣某許釋之引婦與妻同寢自宿於外明日將墳中中字改爲東字伊夫遂得釋其子鄉試報捷時聞有人呼曰爾子乃墳東樹舉人也貧婦因以得

白丹桂
籍

李應東光之村民冬日趁墟晚歸市礎杵一具插背間途遇劫賊俗名撻扛者欲擊之李曰子所欲吾財耳實無物惟身上衣可將去乞恕吾命賊領之命自解李曰吾天寒手戰且畏懼甚帶急不能解奈何賊又欲擊李曰卽擊死我衣仍須子自脫何如代解去我得生君有益陰德莫大也賊不聽李苦哀之賊乃低首代解李趁勢背取礎杵猛力擊賊首暈仆地李乃狂奔迷路見有燈光就之一家門已掩火自窗隙出叩戶久之內問爲誰云求宿者曰家無男子未便相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九

留李告以遇賊狀哀其救曰吾側邊一室有兒臥床上無已汝可同宿耶李幸甚入而和衣臥轉側不能寐中夜聞男子叫門聲門啟婦語曰何狼狽乃爾曰今日大不利劫人反爲人劫李屏氣不敢出諦聽之復聞悄語云適一人求宿云遇賊毋乃是乎現宿側室男子恨之曰是矣是矣安能相寬李聞其入室去諒非美意乘間躡足出戶欲逃蹙然旋至恐追及遂伏室傍豕圈中俄聞男子入室刀聲割然出曰了之矣其婦遽曰子曾探匪頭一人臥二人臥耶曰如何曰子固在彼男子駭曰是未曾探速具火來旋聞婦

低聲哭曰殺吾子矣男子曰止之哭之無益想逃者已遠東鄰某吾仇也蓋擲屎其家借償吾憤遂聞其入室扛子尸李乘機馳走廿餘里天已曙覓路至家語其事於家人曰天網恢恢固如是乎本欲賊人幾自賊亦已矣乃反賊其子既賊其子而又因以賊人何稔惡如是之不少悔心乎吾將往白其鄰之冤而以懲賊人之毒遂具狀赴縣至則官已聞報往驗矣復趨至驗所揚言曰勿須驗此案非我不能明也役聞而持之曰吾見伊自有說奚持吾爲既見具道所以并呈狀賊與鄰方待質亟執訊之俛首無辭唯曰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十

天也天也殆夙冤乎官遂釋其鄰以賊抵罪

秋坪新語

馬頭鎮有趙姓婦性爽直家貧其夫常夜出盜人物婦

屢諫不聽後每夫出婦卽隨後號呼曰鄰舍須防著

吾家男子做賊去矣其夫無奈遂改業

採訪冊

張敬書名紳暮年病垂危召子孫至前曰爾輩願吾生

抑願吾死乎子孫不解其意同聲應曰願多壽曰旣

欲吾生可將鄰里負欠舊簿來立命焚之先是敬書

好濟人急負欠者恆踰數千金至是盡焚其券而病

亦霍然愈矣後有負販者攜青蚨來償敬書語之故

堅不納其人擲錢於門曰公令我來生以馬牛償耶

不顧而去 柳西叢談

馬頭鎮歲貢生金崙有彙芳園園中花木甚夥乾隆嘉

慶間里中諸文士常吟詠其中詞章翰墨稱盛一時

以學問德行相砥礪鄉人至無鬪者凡鄰村人經此

必整冠肅容而後入咸稱為仁義里有彙芳園詩社

存稿一卷 續志

邑人王本仁撰春夜讌集彙芳園序嘉慶壬戌三月八日晚雪月山人暨傲翁天香客同會於逸仙之彙芳園其地桃李梨杏各數十株修幹拂地交柯翳空疎密相錯饒逸致焉時則遠霞斂色晚風增寒樹底蒼煙一望無際頃之月影漸高花態畢呈萬萼爭妍爛若錦繡於是傍花開甕倚石佈席烹河豚滌竹實薦楚南之椿具會稽之韭蕭間衫履娛情杯畢誠盛會也夫離合之蹤其感人深矣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十一

始余與逸仙傲翁天香客為童卯交嬉遊徵逐情逾骨肉月夕花朝竟未忍一息相離也嗣後逸仙執傳京師而余亦趣裝作遠遊子雁不成行星疎雲飛夫世有登高凝睇煙樹含情藤紙緘愁神託雙鯉彼非不知夢想神交遠不逮促膝之為歡身為職業羈步為山河阻至萬不得已而始出於此也離羣之苦尚何忍言辛酉五月余返旆鈞陽復得與傲翁天香客覲面至十月更喜接逸仙顏萍芾蓬根風中粹合余今年三十矣迴思六七年與諸同人晴窗談碁古孟試茗高情雅韻正余所深慕焉而恐其不能攀追者則今宵良會逸興何如也已而萬籟聞寂花香襲人賓主忘形觥籌交錯話遷客之行蹤賞騷人之逸韻又不覺悲從中來大抵人生百年睽隔居半安知昔之相違非為今日作合地而今茲聚首又甯知非後此闊別之漸乎俯仰歲月夫何以為情嗟乎離緒無窮勝事難遭不有佳章坐使樽酒林花又成夢幻不重負此歡會乎爰共詠園中桃李梨花杏花詩詩各分體各分韻人成五七言古詩每一章五七言律詩每一章併各成詩餘一章以誌一時之勝蹟 邑

人馬春坊撰彙芳園詩社存稿序彙芳園逸仙別墅也地跨河干名花叢集吾里父執輩時相與游醮其間疊相唱和蓋已數十年矣會是園者曰醉鄉居士曰虛中叟曰雪月山人曰癯道人曰清心子曰傲翁曰逸仙曰萬花軒主人曰綠天居士曰天香客徜徉詩酒其暢天懷與古竹林之游蘭亭之會殆有同情焉憶余少時適逢其會每侍先君攜壺榼往園中與父執輩賞花拈韻詩成余竊從旁鈔錄亦時翊管學琢句而未能工然侍立之際得聆緒論殊覺樂甚今又閱數十年先君既歿父執輩亦盡作古人園中唱和諸詩多佚不全倘不及時萃為一編恐後更難蒐輯因謹收拾殘箋以誌梗概題曰彙芳園詩社存稿他日詩社中子若孫有後起者是則余之厚望也

城東二十餘里有古城俗呼王城城址髣髴猶存西北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三

隅歸然而高城中地腴甚然多瓦礫耕者日往往破數鐮或將瓦礫檢去地即變腴為瘠不耐旱故人不厭其瓦礫多也正中地稍高相傳為王宮舊址有紅色小瓦質近腐著手即粉碎或云配眼藥良佳往往有覓拾者採訪冊

咸豐三年粵匪困於連鎮有降賊云初起時軍師謂此行至天河而止今果然蓋指天津河間也

咸豐間運河水大涸深不滅頂馬頭鎮迤南河中露出橋柱數根屹立不動或云即虹系橋舊址未知果否也

連鎮運河西岸香榭榭有深潭不可測俗呼爲水盆于
每河水漲發其中水族卽相助爲虐同治十年邑令
陳錫麒爲文驅之數日潭淤平精誠所感人比之昌
黎驅鱷云俱同上

異聞

唐開元中東光令謝混之以嚴強爲政常獵縣中殺狐狼甚多其年冬有二人赴御史臺訟混之枉殺其父兄敕御史往按之至則繫混之於獄有里正曉過一寺聞寺門內有語聲視之室且扃因私聽所言有祝神云縣令無狀殺我父兄今二弟詣臺訴冤祈神佑得伸頃見縗衣者從隙中出見里正惶懼復入里正知非人急追之已失所在卽告混之驚愕曰吾前大殺狐狼得毋是此乎及對簿訟者言辭不屈然無識其人者或令求獵犬犬至訟者所直前搏之其人徑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一

跳上房化二狐而去

府志

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常有蒼鶻集重閣每有鴿數千鶻

冬中每夕取一鴿以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自餘鷹

鶻不敢侮之

張鷟朝野僉載

李又珥先生言雍正末年東光城內忽一夜家家犬吠

聲若潮涌皆相驚出視月下見一人披髮至腰哀衣

麻帶手執巨袋袋內有千百鵝鴨聲挺立人家屋脊

上良久又移過別家次日凡所立之處均有鵝鴨二

三隻自檐擲下或烹而食與常畜者味無異莫知何

怪後凡得鵝鴨之家皆有死喪乃知爲凶煞偶現也

先外舅馬公周籙家是夜亦得二鳴是歲其弟靖遠同知庚長公卒信又聃先生語不謬顧自古及今遭喪者恆河沙數何以獨示兆於是夜是夜之中何以獨示兆於是地是地之中何以獨示兆於數家其示兆皆擲以鵝鴨又義何所取鬼神之故有可知有不可知存而不論可矣

如是
我聞

外舅馬公周籙言東光南鄉有廖氏募建義冢村民相助成其事越三十餘年矣雍正初東光大疫廖氏夢百餘人立門外一人前致詞曰疫鬼且至從君乞焚紙旗十餘銀箔糊木刀百餘我等將與疫鬼戰以報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二

一村之惠廖故好事姑製而焚之數日後夜聞四野喧呼格鬪聲達旦乃止闔村果無一人染疫者

灤陽
消夏

錄

東光馬大還嘗夏夜裸臥資勝寺藏經閣覺有人曳其臂曰起起勿褻佛經醒見一老人在旁問汝爲誰曰我守藏神也大還天性疎曠亦不恐怖時月明如晝因呼坐對談曰君何故守此藏曰天所命也問儒書汗牛充棟不聞有神爲之守天豈偏重佛經耶曰佛以神道設教眾生或信或不信故守之以神儒以人道設教凡人皆當敬守之亦凡人皆知敬守之故不

煩神力非偏重佛經也問然則天視三教如一乎曰
儒以修己爲體以治人爲用道以靜爲體以柔爲用
佛以定爲體以慈爲用其宗旨各別不能一也至教
人爲善則無異於物有濟亦無異其歸宿則略同天
固不能不並存也然儒爲生民立命而操其本於身
釋道皆自爲之學而以餘力及於物故以明人道者
爲主明神道者則輔之亦不能專以釋道治天下此
其不一而一而不一者也蓋儒如五穀一日不食
則饑數日則必死釋道如藥餌死生得失之關喜怒
哀樂之感用以解釋冤愆消除拂鬱較儒家爲最捷

其禍福因果之說用以悚動下愚亦較儒家爲易入
特中病則止不可專服常服致偏勝爲患耳儒者或
空談心性與瞿曇老聃混而爲一或排擊二氏如禦
寇讎皆一隅之見也問黃冠緇徒恣爲妖妄不力攻
之不貽患於世道乎曰此論其本原耳若其末流豈
特釋道貽患儒之貽患豈少哉卽公醉而裸眠恐亦
未必周公孔子之禮法也大還愧謝因縱談至曉乃
別去竟不知爲何神或曰狐也同上

李又聃先生言東光某氏宅有狐一日忽擲磚瓦傷盆
盃某氏詈之夜聞人叩窗語曰君睡否我有一言鄰

里鄉黨比戶而居小兒女或相觸犯事理之常可恕則恕之必不可恕告其父兄自當處置遽加以惡聲於理毋乃不可且我輩出入無形往來不測皆君聞見所不及隄防所不到而君攘臂與爲難庸有幸乎於勢亦必不敵幸熟計之某氏披衣起謝自是遂相安會親串中有以僮僕微釀爲爭鬪幾成大獄者又聃先生歎曰殊令人憶某氏狐

如是
我聞

夜鐙叢錄載謝梅莊慇子事而不知慇子姓盧名志仁蓋未見梅莊自作慇子傳僅據傳聞也霍京兆易書戊葵蘇圖時轎夫王二與慇子事相類後沒於塞外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四

京兆哭之慟一夕忽聞帳外語曰羊被盜矣可急向西北追出視果然聽其語音灼然王二之魂也京兆有一僕方辭歸是日睹此異遂解裝不行謂其曹曰

恐冥冥中王二笑人

同上

李雲舉言東光有薰狐者每載燧挾罟來往墟墓間一夜伏伺之際見一方巾襦衫人自墓頂出醜醜長嘯羣狐四集圍繞叢薄猙猙嗥叫齊呼捕此惡人煮以作脯薰狐者無路可逃乃攀援上高樹方巾者指揮羣狐令鋸樹倒卽聞鋸聲訇訇然薰狐者窘急俯而號曰如蒙見釋不敢再履此地羣狐不應鋸聲更厲

如是號再三方巾者曰果爾可設誓誓訖鬼狐俱不見此鬼此狐均可謂善了事矣蓋侵擾無已勢不得不鋌而走險背城借一以羣狐之力原不難於殺一人然殺一人易殺一人而激眾人之怒不焚巢犁穴不止也僂使知畏而縱之姑取和焉則後患息矣有力者不盡其力乃可以養威屈人者使其易從乃可以就服召陵之役不責以僭王而責以苞茅使易從也屈完來盟卽旋師不盡其力以養威也講學家說春秋者動議齊桓之小就方城漢水之固不識可一戰勝乎一戰而不勝天下事尙可爲乎淮西符離之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五

事吾徵諸史册矣

槐西雜志

外舅周籙馬公家有老僕曰門世榮自言嘗渡吳橋鉤

盤河日已暮矣積雨暴漲沮洳縱橫不知何處可涉見二人騎馬先行迂回取道皆得淺處似熟悉地形者因逐之行將至河干一人忽勒馬立待世榮至小語曰君欲渡河當左繞半里許對岸有枯樹處可行吾導此人來此將有所爲君勿與俱敗疑爲劫盜悚然返轡從所指路別行而時時回顧見此人策馬先行後一人隨至中流突然滅頂人馬俱沒前一人亦化旋風去乃知爲報冤鬼也

同上

乾隆己未余與東光李雲舉霍養中同讀書生雲精舍
一夕偶論鬼神雲舉以爲有養中以爲無正辯詰問
雲舉之僕卒然曰世間原有奇事僕奴不身經雖奴
亦不信也嘗過城隍祠前叢冢間失足踏破一棺夜
夢城隍拘去云有人訴我毀其室心知是破棺事與
之辨曰汝室自不合當路非我侵汝鬼又辯曰路自
上我屋非我屋故當路也城隍微笑顧我曰人人行
此路不能責汝人人踏之不破何汝踏破亦不能竟
釋汝當償之以冥鏹旣而曰鬼不能自葺棺汝覆以
片板築土其上可也次日如神教仍焚冥鏹有旋風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六

捲其灰去一夜復過其地聞有人呼我坐心知爲曩
鬼疾馳歸其鬼大笑音磔磔如梟鳥迄今思之尙毛
髮悚立也養中謂雲舉曰汝僕助汝吾一口不勝兩
口矣然吾終不能以人所見爲我所見雲舉曰使君
鞫獄將事事目睹而後信乎抑以取證眾口乎事事
目睹無此理取證眾口不以人所見爲我所見乎君
何以處焉相與一笑而罷

灤陽消夏錄

李又明先生言東光畢公

偶忘其名官貴州通判征苗時運餉遇寇血戰陣亡者也

嘗奉檄勘苗峒地界土官盛讌款接賓主各一磁盞
杯置面前土官手捧啟視則貯一蟲如蜈蚣蠕蠕旋

動譯者云此蟲蘭開則生蘭謝則死惟以蘭葉爲食
至不易得今喜值蘭時搜巖刻穴得其二故必獻生
表至敬也旋以鹽末少許灑杯中覆之以蓋須臾啟
視化爲水湛然淨綠瑩徹如琉璃蘭氣撲鼻用以代
醯香沁齒頰半日後尙留餘味惜未問其何名也姑

聽之

霍養中言雍正初東光有農家粗具中人產一夕有劫
盜不甚搜財物惟就衾中曳其女掖入後圃仰縛曲
項老樹上蓋其意本不在劫也女哭詈客作高斗睡
圃中聞之躍起挺刃出與鬪盜盡披靡女以免女恚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七

憤泣涕不語不食父母寬譬終不解窮詰再三始出
一語曰我身裸露可令高斗見乎父母喻意竟以妻
斗此與楚鍾建事適相類然斗始願不及此徒以其
父病主爲醫藥及死爲棺斂葬以隙地而招其母司
炊煮故感激出死力耳羅太經鶴林玉露載詠朱亥
詩曰高論唐虞儒者事負君賣友豈勝言憑君莫笑
金椎陋卻是屠沽解報恩至哉言乎

蒙古以羊骨卜燒而觀其坼兆猶蠻峒雞卜也霍文易
書在葵蘇圖軍臺時有老婦解此術使卜歸期婦側
睨良久曰馬未鞍人未冠是不行也然鞍與冠皆已

具行有兆矣越數月又使卜婦一視卽拜曰馬已鞍人已冠矣公不久其歸乎旣而果

賜環俱同

內閣中書馬永圖家廳事多狐獻縣紀文達公昫永圖壻也未第時曾宿永圖家日午未起隔櫺視之見牀榻虛懸空際若有人擎舉者紀尙酣睡未醒呼之始寤曰將牀放下去勿跌也牀榻果徐徐置原處紀乃起眾問之但笑不言採訪冊

東光文學某家客舍有書廚二各倚東壁而設每漏下輒聞響聲如爆竹三更後見兩廚於屋中彳亍而行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八

拍窗大喝頓止燭之不移故處也年餘遭回祿廚亦

焚秋坪新語下皆同

觀城趙霽光孝廉館予家授諸弟經書舍在家祠西邊屋傍一室爲下榻所一夜半睡方覺忽聞如數十小兒念佛號不已趙心知其異卽亦不懼戲語曰爾輩但解念佛能誦心經乎卽聞高聲諷心經字字清朗小兒亦似較前倍多趙起大叱之頓爾寂然

郭大行東光人納貲爲國子生人有議其監照之僞者郭思有以驗之適康熙五十一年恩科郭遂赴京應試意在錄科國子監可藉以別其眞僞無意科名

也及入闈題紙下時束手無策將爲曳口計至第三日忽聞鄰號生咤咤作嗟歎聲郭起相叩蓋南人也因言七藝頗佳自命必中不意卷被墨污茲時換卷必不能矣是以歎咤郭遂再拜乞其文稿生慨然與之歸號錄入己卷榜發中副車五十餘名其解首爲霍公九錫亦東光人

萬壽恩科場前郭與同

寓觀音寺衲衲關帝廟住持僧夢帝君左持大刀右持一人頭一人腳鮮血淋漓僧驚醒滿身汗下及放榜始知其夢之驗也

東光鄉貢張伯因一鄉稱長者精歧黃所居裏頭村乾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九

隆四十二年三月□□□□□滄州之高家窪老婦

來求杖瘡藥自云劉氏子永壽□□□農家今夜夢

中爲兩青衣攝去至本州城隍廟上神甚怒不復

致詰將籤筒擲下重杖四十肉筋斷絕而復甦伏不

能起自省不知有何過犯受此毒責神忽問爾年幾

何任何所永壽曰年三十四住某村神左側一人閱

簿啟神曰誤矣此與應勾者姓名同年甲居址俱異

神卽重飭兩青衣命扶歸永壽方悟已死默念兩股

旣廢生復奚爲因泣陳曰小人賴力作以養母今已

殘疾不能傭作與老母必俱餓死與其再死何若不

生死且幸甚神亦悵然復將兩青衣各重杖四十曰
吾役誤勾已重責之爾可歸矣永壽堅不肯神曰爾
慮爾聾耳無害第求東光縣裏頭村張某治之當愈
神左右亦咸勸慰曰爾卽不欲生獨不念爾母乎况
張某能愈爾非虛語也永壽乃起扶兩青衣肩楚盪
出方登門前大橋橋下水色湛然深碧其底文石粼
粼頗可愛翫青衣猛自後推墮橋下陡然驚醒覺徧
身痛楚難忍呻吟不絕以手捫兩股際皮肉潰裂血
浸牀席急以告之老婦故奉神命來乞藥也張適無
他杖瘡藥惟有黃連敗毒散與之去去後終無復來
竟不知其果愈未也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十

邑王蘭庭先生青箱乾隆戊子舉人嘗詣山西臨汾夜
宿旅舍就臥移時壁燈依稀見有女子跪稱其冤先
生知爲鬼亦不甚懼曰爾冥世自有官府徒爲吾訴
之恐無益也鬼不言而去惜先生膽怯未問其何冤
又先生年四十時嘗夢至一處頗類陽世官府一官
迎入坐定云此地缺一城隍君合補之先生方悟辭
曰辱膺寵命何敢多辭但母老子幼無人奉養乞暫
假數年略伸反哺之私神屈指計曰推爾仁孝之心
給假四年後先生年四十四果卒

柳西叢談

乾隆庚寅八月予赴鄉舉寓都門中夜未寢忽窗紙映紅亟出視見西北天有氣如火橫蔽數十丈火中白光無數森森如劍戟上射層霄其下黑氣迷漫類突中煙濃郁堆積久之不滅觀津趙孝廉曙堂有長歌

紀之 秋坪新語

邑人趙麟庚寅紀異詩乾隆紀元之三十有五載歲在上章攝提格斗柄插申日在甲崦巖閔彩天地夕大火西流光睽睽月深藏掩靈魄何意西北爛石崩有炁赫然燭天赤童叟咸驚詫燎原詎無垠然而迴殊陸渾火或是太乙鼓橐炎鴻鈞對此不敢眠三延銅壺漏忽焉奇觀出層霄扶破寒芒溜如金躍冶光熊熊歎爛歎射排玲瓏丹砂之氣調其中大千寂寂映皆白玉樓起粟寒無風乍疑火輪熬煎元精炯炯洞入垓否則三千六百地重瞳雪然開元精炯炯洞入垓否則三千六百地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士

軸相鉤連再疆鑿教孔穴穿翔陽夜駭祝栗野羲和破睡揮金鞭或言白毫光遍覆蓮花界果有莖芻流投體展膜拜或言斗杓星飛光如曳練光之所滅處赤氣隨而見或言霍燄下有星規如月耳聞未目覩不敢信其說或言霍燄下黑雲隱曼衍夜氣倘有然亦不足深辯但見眾星當之掩精芒帝座周遭澄天光紫微於穆居中央密界銀河畔天孫羞服雲錦裳漸照瀛海左桑木花蕊垂垂黃徙倚看永夜百怪感詩魂乃夢謁神官與剖天地根云是三十六帝集北極神光洞朗照厚坤庭實錯陳寶氣繁鉤陳劍戟叢庀庀萬八百年一大會為是以此祥不載無能言書此持視人小儒咋其舌是以此此祥不載無能言書此持視人小儒咋其舌芒芒蒼冥事豈能遽搜扶流電繞斗樞具在天文不牒此亦大證據底用肆怪譎曙堂氏笑答天文不繫於職司吾知昂頭眺天外手分天章益吾汗漫詞君不聞午會十日曾並出正當雲爛星陳時晶芝萬道相錯互立使下土禾盡稿木半樞八伯不敢頌但見唐堯恭默而憂思古來聖天子無或恃祥機畏天之命常栗栗安知十日非卽昭昌期况

我大清朝登三而咸五二曜合五星聚旦復旦
光天宇灑灑和甯紫皇笑踟躕並進羣仙舞天人
相應理不疑底用
大電火虹證往古

邑諸生王靜山安祺自言十歲時忽見天門開眾仙往
來衣皆深紅急呼人視之卽不見今靜山年逾八旬

尙健蓋壽徵云

柳西叢談

城北接佛寺兩壁範琉璃爲人作演劇狀共若干齣蓋
已久矣後有戲至江南云係東光班演武戲殺人頭
真落地觀者大駭有北上者路經東光詢及此事皆
不知見接佛寺琉璃人像酷似曰卽是此矣眾知琉
璃人爲崇將寺壁各琉璃人頭悉毀去後亦無他異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三

採訪冊

廩生馬熙載穎悟過人書一目輒不忘精術數夜檢本草綱目一過次日卽設藥肆求治者戶爲滿稱名醫
北關外有縊鬼屢崇人熙載夜仗劍與鬪除之

城西北桑莊旁有大嶺俗呼爲桑家家中多狐衣冠禮
貌常與人相接凡里黨有婚葬事有所需卽夜具香
楮往祝之明晨几案牀榻一切什物皆如數列冢前
取用畢仍舉置原處祝謝之轉瞬間皆亡矣十五年
前尙如此近亦不甚顯著或曰有借而不還者故不
復驗也

縣城西門外護邑嶺上建二郎祠頗著靈異卽俗呼二郎岡也道光元年大疫神授夢於人曰取岡上草煎水治之可活自是取草者日數百人果驗咸豐二年長髮賊占踞連鎮城邑戒嚴邑人馬景福至神前禱之次日晨起見門隙有楮錢一張香頭灰字兩行首行七字曰我保汝平安無事次行五字曰鎮守揚子江其靈顯如此

馬桂亭膽力過人素執無鬼論里中有土神廟甚崇桂亭獨宿其中嘗黑夜挾烏銃看苗於野見有魅高丈許桂亭以烏銃擊之火星四射魅亦不復見至次日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三

桂亭又執刀而往有數十小兒裸聚田中見桂亭至齊呼曰彼又來矣因其黝桂亭桂亭以刀芟之頭盡落次日往視乃柳樹一株斷枝滿地悉刀斫者後亦

無他異

俱同上

俞煥堯字少薌海甯諸生就幕東光嘗與諸友扶乩有仙屢降壇自言爲狐居東關天齊廟閣上並述父兄名字甚悉一日約友人往謁仙翁各以名刺貼閣梯上轉瞬已失次日凌晨各有答拜名刺置案上獨典史王世垣方披衣有一刺翩然自承塵下其刺大字書仙翁名下贅小字暨男某卽仙名也字白色似指

爪書者遂互相詫而俞信之尤篤一日自東關歸由小巷過見一人自巷東門出冠赤穗着藍色袍靴飾緣雲甚都雅微笑曰少薈何往俞知其異乃曰君殆某仙乎曰然且曰敝齋在此盍枉駕小坐俞諾之由巷東門入見院中花木錯雜屋宇幽雅南向三楹肅俞入牙籤插架坐西間牀上卽有短童進茗見東壁複室中有一女郎一婦人出方凝視間仙曰此阿嫂與妹也有頃一人自外入衣冠容止與仙無異仙曰此二兄與君有緣故來相見愚兄弟備有小酌幸勿見拒俞笑應之曰請見仙翁仙曰家君無緣故不見

東光縣志

卷十二

雜稽志下

識餘

古

非慢客也旣而珍錯紛羅多不經見惟中有松花鴨子及金橘皆切薄片俞暗用手帕各取一片裹置懷中欲歸取信於諸友及筵罷已近三更短童持燭送歸及解衣就寢有物墮地燭之乃松花鴨子金橘各一枚非復薄切者矣詰旦徧語諸友後扶乩愈加敬

云
居易
問談

郭氏婦產一女死越十九日又產一男生

採訪
冊

後叙
東光為漢初所置縣章矣然其
名稱則甚古張永元嘉技錄有
東光云審但彌無音宋識始造
其歌聲郭茂倩以為古辭此正
如南陔白華之有聲無詩而宋
識所造亦正如東晉補亡也據

以可知東光名號遠在秦漢以
堯至高帝始取以名縣耳顧其
為地與瀛滄相接亦燕齊之間
廣隰平原漕運中貫故歷代以
來度形勢者或啟侯封或為郡
治或領州牧或駐軍防全史可
徵而邑葉顧多所遺佚此續脩

之所繼起也稽東光以有志
戲于前明正德辛巳其重修者
止于本朝康熙癸酉嗣是而
後無聞焉今于光緒丙戌而上
推之又越一百九十三年兵黎
獻壘稀遺文露墜邑人士思其
久而益湮也乃共謀續修之舉

適官斯土者為浙東周君錦
川咨于眾議僉同遂屬予為秉
筆所賴政通人和諏詢易備爰
與邑人網羅放失裒集成編固
不必盡拘舊文也始于羣禱者
理之謫舛者正之繼于闕漏者
補之繆誤者刪之至于佗所增

輯而改易者則具見於凡例二十條中不復贅為滌東光之舊名與撰志之緣起云

光緒十二年冬至日同郡甯津吳浚源識



跋

歲癸酉余奉檄司訓東邑甫下車
亟索邑志讀之見自康熙以來未經
重脩因慨然太息念東光為古侯
王國賢豪俊彥每出其間奈何文
獻凋殘一至於此時方奉

督憲合肥爵相札飭各州縣修志以備

畿輔志局采錄旋得已故廩生馬君德
潛續稿數冊蓋前承邑侯蕭公命而
輯者余曰賴有此耳當二百年紀載
絕續之交有人為網羅以後之使後
之人有所徵據厥功亦甚偉矣邑侯
陶公恐歧誤公命庠中諸人士即馬君
續稿重加覓采急繕寫遞省而邑志總

未歸當也今邑侯 周公莅蒞為士承前
事而將之今志亦忝在校讐之列於茲
且幸已矣以屢次續輯未就之書一旦
成之於今不獨於東邑忠臣孝子義
士貞媛足發幽光於歿後即余同
儕等亦得縱覽往日官吏師儒之成
蹟有以取法焉固所係匪輕也然則

今之大書物盡不一書古昔為官之
卓有可傳世之今之名下寥寥筆字
者昔為官之毫釐足錄也後之
志今亦猶今之志昔余同僚宦皆乞
勉者或於志中體例之因更多跡之
存削文辭之增減是在秉筆者
之能事余弗敢議

光緒十三年丁亥春正月穀旦濡學
訓導北平李樹藩謹跋



